



古銅器靈異

古銅多能辟祟人家宜畜之蓋山精木魅之能  
為祟以歷年多耳三代鍾鼎彝器歷年又過之  
所以能辟祟范文正公家有古鏡背具十二時  
如博碁子每至此時則博碁中鳴如月循環不  
休又有士人家藏十二時鍾能應時自明此古  
器靈異也

古印章

古之居官者必佩其印以帶穿之故印鼻上有

虎咸以銅環相結漢E多用斗字不用斗字篆  
上移篆畫停勻故左有三字右有二字或左二  
字右三字其四字印則畫多者占地多少者占  
地少五代以前尚如此今朝則否

古器無識文

古人惟鍾鼎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孟寓戒  
則有識他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為非古但辨  
其體質款文顏色臭味則無餘蘊矣

刁斗鐃斗

字書曰刁斗以行軍書炊夕擊今世所見有刁  
斗柄長尺四五寸其斗僅可容勺合如此則恐  
非炊具擊之則可此物乃王莽時鐃威斗厭勝  
家所用耳或於上刻貳師將軍字及其他官號  
尤表其偽大抵刁斗如世所用者柄銚子宜可  
炊一人食即古之刁訛刁字為銚字耳字書以  
銚為田器不言可知也若鐃斗亦如今有柄銚  
子而加三足余嘗見之辯其質與色真三代物  
蓋刁鐃皆有柄故皆謂之刁刁無足而鐃

耳又字書以  
至火力故温已烹  
所見者正然

鼎大小

余猶及見漢館陶侯鼎可容今三斗則三代可知矣然近世所有古鼎或有容一升半升者考其款識則真古物也亦謂之鼎鼎乃大烹之器豈尔耶此蓋古之祭器名曰從彝曰從則其品不一蓋以貯已孰之物以祭廟象鼎之器形而

實非鼎也猶今人食器亦有象銀金者凡曰鼎曰匱曰甒曰尊異形有甚小者皆然故小尊或識曰寶尊辨

香爐

古以蕭艾達神明而不焚香故無香爐今所謂香爐皆以古人宗廟祭器為之爵爐則古之爵後視爐則古罍足豆香毬則古之鬯其等不一或有新鑄而象古為之者博山爐乃漢太子宮所用香爐之制始於此亦有偽者當以物色辨

之

古器不知名

餘姚一達官家有古銅盆大如火炬周迴有十二環婺州馬鋪嶺人家掘得古銅盆而兩環乃在腹下足之上此二器文字所不載或以環低者為古欹器

追琢

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以追趙地岐注以追為鍾紐於義未安者追琢也詩云追琢其章今畫家

粉今凸起猶謂之追粉所謂追蠶蓋古銅器款紋追起處漫滅也趙氏釋蠶為絕亦非絕蓋剥蝕也今人亦以器物用久而剥蝕剥蝕者為蠶

春陵塚古鏡

道州民於春陵侯塚得一古鏡於背上作菱花四朵極精巧其鏡面皆用水銀印今所謂磨鏡色也鏡色略昏而不黑並無青綠色及剥蝕處此乃西漢時物入土千餘年其質並未變信知

古銅器有青綠剥金者  
晉塚古器

晉塚古器

或傳嶧縣僧舍治地得磚有永和二字及得銅器如今香爐而有蓋上仰三足如小竹筒空而透上筒端各有一飛鶴爐下亦三足別有銅盤承之

恠石辯

恠石小而起峯多或有岩岫聳秀欹嵌之狀可登几案觀玩奇物也其等有靈璧英石道石融

石川石桂川石邵石太湖石與其他雜出亦多等今列于後

靈璧石

靈璧石出虹州靈璧縣其石不在山谷深山之中掘之乃見色如漆間有細白紋如玉然不起峰亦無岩岫佳者如茵茵或如卧牛如蟠螭扣之聲清越如金玉以利刀刮之略不動此必能收香齋閣有之則香雲終日盤旋不散不取其有峰也偽者多以太湖石染色為之蓋太湖石

微有聲亦有白

牙舌之則成斤

英石

英州出此石如銅鑛聲亦如銅倒懸生岩下以  
鋸取之故底有鋸痕大者或長七八尺起峰至  
二三十亦几案奇玩然色潤者可愛枯燥者不  
足貴也

道石

道州石亦起峰可愛但石粗又枯燥之甚且躄  
脆不任衝撞

融石

融州老君洞所出亦起峰粗燥体脆又甚於道  
州石

川石

奇峰高大可愛多人力雕刻後置急水中春種  
之其色枯綠

桂川石

靜江府所出雖出自然然石粗而色不佳間有  
玲瓏者雅宜置之花檻中他無用也

邵石

寶慶府所出色黑多以作博棋子或刻作筆架  
並無自然峰峦

太湖石

出平江太湖土人取大材或高一二丈者先雕  
置急水中舂撞之久久如天成或用煙熏或染  
之色亦能黑微有聲宜疊假山用

恠石有水自出

紹興有士夫家有異石起峰峰之趾有一穴其

中水應潮自生以之供硯滴嘉定間越師以重  
價得之

東坡小有洞天

東坡小有洞天石石下作一座子座中藏香爐  
引數竅正對岩岫間每焚香則雲烟滿岫今在  
豫章郡山谷家其家珍重常與谷身同置一篋  
硯屏辭

山谷烏石硯屏

古無硯屏或銘硯多錯於硯

山谷始作硯屏既勒銘於硯又刻於屏表而出  
之山谷有烏石硯銘屏今在婺州義烏一士夫  
家用南康軍烏石蓋烏石堅耐他石不可用也

### 宣和玉屏

洪景盧夷堅志云一士夫赴官就道其子婦方  
懷妊轎夫顛仆而半產乃翁呼轎夫欲治之夫  
曰暈曉不辯道路為一石所礙翁不信親往視  
之溷濶微吐良玉璞也攜詣玉工解作三片青  
質白韋成山林雲月飛像歷上分明自取其二

以一謝工工治作屏因貴黨以獻御府惜其無  
對召工問之工具以上夫姓名對被旨以重賞  
宣取湊成三屏置之玉虛殿

### 永州石屏

永州祁陽石雖成紋然景叢雜不清遠又多刻  
畫而成以手摸之有凸凹可驗間有自然者不  
甚佳

### 蜀中松林石

蜀中有石解開自然有八八或三五十株行

列成逕描畫所不及又松上高二寸正堪作硯  
屏屏之式止須連控脚高尺一二寸許濶尺五  
六寸許方與蓋小硯相稱若高大非所宜其腔  
宜用黑漆或烏木不宜用鈿花犀毗之屬

畫屏

收名畫極低者嵌屏腔亦佳但難得耳古人多  
留意作玩面大如小盞者亦宜嵌背苟非名筆  
則不可或用古人墨迹亦奇絕

筆格辯

玉筆格

惟黑白琅玕三種玉入用須鐫刻象山峰峯秀  
而不俗方可或碾作蛟螭尤佳嘗見一士家用  
玉作二小兒交臂作劇面白頭黑而衣紅脚履  
白以之格筆奇絕或以小株珊瑚為之以其有  
枝可以為格也

銅筆格

銅筆格須奇古者為上然古人少曾用筆格今  
所見銅鑄盤盪圓而中空者乃古人鎮紙非

筆格也

石筆格

靈壁英石自然成山形者可用於石下作小漆木座高寸半許奇雅可愛

水滴辯

晉人水盂

余嘗見長沙同官有小銅器形如桶可容水一合號右軍硯水盂其底內有永和字此必晉人所本以添硯池者也古人無水滴晨起則磨

所有二王真迹或用硬黃紙皆唐人做書非真迹

建安帖真迹

王氏所藏右軍建安帖真迹今在長沙士大夫家其帖本云四月五日羲之報建安靈樞至胡世將曾以此帖勒于豫章其建安靈樞提起別作一行蓋古人簡帖寫至他人事或稱尊長者舊處皆如今人提空此帶礼也余屢見硬黃做書亦然今長沙所藏建安二字乃羲之報字相連

而不提空豈有確黃提空真迹反不提者此乃  
揭淳化閣帖贗作毋疑蓋太宗廟刻淳化閣帖  
乃侍書待詔王著摹勒著小人不孝于古人提  
空處比連屬之此猶可也至於虫鼠侵蝕與字  
之漫滅者皆不空缺而強率聯之故多讀不成  
鬻書者多以故紙浸汁染贗迹又以墨染雜米  
作為印章令紙間殊不知塵水浸紙表裏俱透  
若自然舊者其表故色其裏必新微揭視之則  
見矣古人印章必用上等朱墨如古著色愈久

盈視池以供一日用墨盡復磨之故為水盂

銅水滴

銅性猛烈貯水久則有毒多脆筆毫又滴上有  
孔受塵水所以不清故銅器不可用金銀錫者  
尤狠俗今所見銅犀牛天祿蟾蜍之屬口銜小  
盂者皆古人以之貯油點燈今人誤以為水滴  
耳止堪凡案玩具

古翰墨真迹辯

南北紙

此紙用橫簾造紙紋必橫又其質松而厚謂之側理紙桓溫問王右軍求側理紙是也南紙用豎簾故紋必豎若二千真迹多是會稽豎紋竹紙蓋東晉南渡後難得此紙又右軍父子多在會稽故也其紙止高令一尺許而長尺有半蓋晉人所用大率如此驗之蘭亭冲縫可見

硬黃紙

硬黃紙唐人用以書染以黃蘗取其辟蠹以其紙如漿澤瑩而滑故善書者多取以作字今世

愈新初未嘗昏闇也

宋朝名賢書

朝中名賢書惟蔡蒲陽蘇許公易簡蘇東坡黃山谷蘇子美秦淮海李龍眠米南宮吳練塘傅朋王逸老皆比肩古人蒲陽典重有法度許公無愧楊法華東坡草聖得意咄咄逼顏魯公山谷乃懸腕書深得蘭亭風韻然行不及真草不及行子美乃許公之孫自有家法草可亞張長史淮海專李鍾王小楷姿媚遒勁可愛龍眠於

七氏月黃集古氏文公黃人七氏公口夏月之  
規矩中特飄逸綽有晉人風度南宮  
成一家於側掠牽趨動循古法度無一筆妄作  
練塘深入大令之室時作鍾躰逸老草殆欲欺  
凌懷素或謂過之

### 古今石刻辯

#### 北碑紙

北紙用橫簾其質鬆而厚不甚滲墨以手拂之  
如薄雲之過青天猶隱隱見紙白處也凡北碑  
皆然且用油蠟可辯

#### 御府珍儲

徽宗御府所儲書其前必有御筆金書小楷標  
題後有宣和玉瓢御寶淳祐壬寅於臨安客舍  
見永嘉一士人藏一帖乃唐人硬黃倣右軍書  
前有金字御筆云王右軍書長者帖後有宣和  
玉瓢樣御寶

#### 古人用墨

古人晨起必濃磨墨汁滿硯池中以供一日之  
用用不盡則弃去來早再作故硯池必大而深

規矩中持颯逸綽有晉人風度  
其真草篆各皆神  
髮其墨亦濃近世惟吳傅朋深得古人筆法其  
他不然也

響榻偽墨迹

以紙加碑上貼於窓間以遊絲筆就明處圈却  
字中填以濃墨謂之響榻然圈隱隱猶存其字  
亦無精采易見

真迹難存

世言紙之精者可支千年今去二王纔八百餘

年而片紙無存不獨晉人如唐世善書之迹甫  
三百餘年亦稀如星鳳何也嘗攷其故蓋物之  
奇異者常聚於富貴有力之家一經大盜水火  
則舉羣失之非若他物散落諸處猶有存者桓  
玄之敗取法書名畫一夕盡焚所喪幾何良可  
悲也

古今紙花印色辯

淳化閣帖

太宗朝搜訪古人墨迹令王著銓次用棗木板

摹刻十卷于祕閣故時有銀銷紋前有界行  
錄者是也當時用李廷珪墨拓打手揩之不汚  
手乃親王宰執使相除拜賜一本人間罕得當  
時每本價已八貫文至慶曆間禁中火災其板  
不存今世所見閣帖多乏精神焉有絳帖以閣  
本重摹而祕閣反不如絳帖精神則此可以觀  
也

潭帖

淳化閣帖既頒行潭州即模刻二本謂之潭帖

余嘗見其初本嘗與舊絳帖同行至寶曆八年  
石已殘缺永州僧希白重摹東坡猶佳其有晉  
人風度建炎虜騎至長沙守城者已為砲石無  
一存者紹興初第三次重模失真遠矣

臨江帖

劉次莊模閣帖于臨江用工頗精緻且石堅至  
今不曾模獨二卷略殘缺然拓本既多頗失鋒  
芒今若得初本鋒芒未失者存在舊絳帖之次  
新潭帖之上然其釋文間有訛處

蔡州帖

上蔡臨模絳帖上十卷雖比舊絳帖少下十卷而迥出臨江之上余嘗見於長沙兩府劉驥家

武岡帖

武岡軍重摩絳帖二十卷殊失真且石不堅易失精神後有武臣守郡嫌其字不精采令匠者即舊畫再刻謂之洗碑遂愈不可觀其釋文尤舛繆然武岡紙類北紙今東南所見絳帖多武岡初本耳驗其殘缺處自可見

元祐祕閣續帖

元祐中奉旨以淳化閣帖之外續所得真迹刻續法帖元本在禁中後過太清樓今會稽重模本無不減古絳帖也

又名太清樓帖

淳化祕閣帖板雖禁中火災不存而真迹皆藏御府至徽宗朝奉旨以御府所藏真迹重刊于太清樓而參入他奇迹甚多其中有蘭亭帖者是也名曰太清樓帖

淳熙秘閣續法帖

高宗聖學天成奎文煥發肆筆成書垂法萬世  
壽皇重規疊矩宸畫尤妙南朝訪遺書多得晉  
唐舊迹至淳熙間奉旨以御府珍儲模勒入石  
名淳熙秘閣續帖置秘書省寶慶火災其石不  
存

汝州帖

汝帖乃王宋輔道摘諸帖中字牽合為之每卷  
後有汝州印為黃伯思所指擊不直一文全會

稽又以汝帖重開謂之蘭亭帖其實汝之麻耳  
蘭亭帖

蘭亭帖世以定武本為冠自薛珣作神別刻石  
易去於元石鐫損天流帶右四字以惑人然元  
本亦有法可辯鐫損四字一也管絃之盛字上  
不損處若八字小龜形二也是日也觀宇宙兩  
間之間界行最肥而直界伸脚十字下出橫闌  
外三也管絃之盛字之刀鋒利如鉤四也痛  
字改筆處勁不模糊五也與感之由由字類由

列叙之列其堅如鉄釘

自有肥瘦二本而鑄損者乃

定武无

疑何以知之今復州本以真定武本重模亦鑄

損暑其字松瘦王順伯尤延之爭辯如聚訟然

瘦本風韻竟勝豈能逃識者之鑒其瘦本之石

宣和間就薛珣家宣取入禁中能於睿思殿東

壁建炎南渡宗澤遣人護送此石至維揚虜犯

維揚不知所在或云金人以也裹裹之中載而

去

### 樂毅論

世傳二王帖皆以真迹模勒獨樂毅論就石書

丹其石在高學士紳家殘缺至海宇後轉屬趙

立之處今重模者猶有趙立之印余嘉熙庚子

自嶺右回至宜春見元本於一士人家用北紙

北墨無一字殘缺而勁道媚正類蘭亭字形比

今世所見重摹本幾小一倍此蓋齊梁間拓本

真人間希有之寶

### 鍾元常帖

元常力命帖惟此本與潭州本佳他無足取

鴈塔題名

此帖有北本有彭州本然北本為上彭本頗失  
真

徐騎省小篆

徐鉉深得古小篆法有篆千文刻石南昌精妙  
無愧古人今已重模失真

南嶽碑

余嘗見南嶽一僧云岳山多秦漢以來碑在林

寺殿寮間寺僧懼為官司所擾匿不敢言亦不  
敢遷至室下故愈為霜露剝蝕良可嘆也

古畫辭

古人遠矣曹不興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  
一筆况顧陸之徒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當  
以日見者為準若還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  
不徒欺人實自欺耳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  
寬花果則趙昌王友花竹翎毛則徐熙黃筌崔  
白崔順之馬馴幹伯時牛則厲范二道士仙佛

則孫太古神恠則石恪猶犬則何尊師周炳得  
此數家已爲竒妙士大夫家或有收其妙迹者  
價亦已千金矣何必遠求太古之上耳目所不  
及者哉

李營丘

營丘作山水危峰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磴下  
自成陰軒甍閒雅悠然遠眺道路深遠儼然深  
居用墨頗濃而皴斷分曉凝坐觀之雲煙忽生  
澄江萬里神姿萬狀余嘗見一雙幅每對之不

知身在于岩萬壑中

范寬

范寬山川渾厚有河朔氣象瑞雪滿山動有千  
里之遠寒林孤秀挺然自立物態嚴凝儼然三  
冬在目

趙昌王友

趙昌折枝有工花則含煙帶雨笑臉迎風果則  
賦形奪真莫辨真偽設色如新千年不退友乃  
昌之徒賦采入昌之室寫生則未逮繼友之後

者惟長沙吳澤也

### 徐熙黃筌

徐熙乃南唐處士腹飽經史所作寒蘆荒草水鳥野鳧自得天趣黃筌則孟蜀王畫師目閱富貴所作多綺園花錦真似粉堆而不作圈線孔雀鷓鴣艷麗之禽動止生意

### 韓幹

幹與李杜同時所作馬世間見一二長幅上作街道闌干不作馬籠並無他物象其馬神駿不

### 可名狀

### 李伯時

伯時惟作墨不曾設色其畫殆所無筆滯凡有筆迹重濁者偽作其於人物面相尤妙

### 孫太古

太古蜀人多用遊絲筆作人物而失之軟弱出伯時下然衣摺宛轉曲盡過於李

### 石恪

恪亦蜀人其畫鬼神竒恠筆

勁利

後無作者亦能  
聖作蝙蝠小禽之屬筆畫輕  
盈而曲盡其妙

### 何尊師周炤

尊師不知何許人炤則熙寧畫院祗應所作猶  
犬何則有士夫氣周則工人態度然生動自然  
二家皆有

### 直幅橫幅

古畫多直幅至有畫身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  
披始於米氏父子皆古制也

### 古畫色

古畫色墨或淡黑則積塵所成白一種古香可  
愛若偽作者多作黃色而鮮明不塵此可辨也

### 古畫軸

古人多作卷頭軸小而重今人所用如蔗段大  
而輕古人用棗木降真木象牙他不用也

### 米氏畫

米南宮多遊江浙間每卜居必擇山水明秀處  
其初本不能作畫後以目所見日漸模放之遂

得天趣其作墨戲不專用筆或以紙筋子或以  
蔗滓或以蓮房皆可爲畫畫紙不用膠礬不肯  
於絹上壁上作一筆人所見米畫用絹者皆後  
人僞作米父子不如此

楊補之

臨州楊無咎補之學歐陽率更楷畫最所逼真  
以其筆畫勁利故以作墨梅下筆便勝花光仲  
仁補之嘗遊臨江城一娼館作折枝梅於梁  
上矮屋至今往來士夫多往觀之娼藉以壯門

戶端平間爲偷兒竊去其壁中畫頗稀今江西  
人得補之一幅梅價不下百千足又詩筆清新  
無一點俗氣惜其生不遇蘇黃諸公今人止以  
能作墨梅目之竟無品題之者

名畫多無對軸

郭忠恕石恪厲歸真范不泯輩皆異人人家多  
設絹素筆硯以俟其來而求畫然將成必醉之  
間有得之者不過一幅半幅耳李營丘范寬皆  
士大夫遇其適興則留數筆豈能有對軸哉今

人或以孤軸為一

掛畫

擇畫之名筆一室止可三四軸觀玩三兩日別  
異名畫則諸軸皆見風日決不蒸又輪次掛之  
則不久惹塵埃時易一三家則不厭然須得謹  
願子弟或使令一人細意舒卷出納之日用馬  
尾或絲拂輕拂而切不可用櫬拂室中切不可  
焚沉香降真腦子有油多煙之香止宜蓬萊箋  
耳窓牖必油紙糊戶口常垂簾一畫前必設一

小案以護之案上勿設厚畫之物止宜香爐琴  
硯極暑則室中必蒸熱不宜掛壁大寒於室中  
漸着小火然如二月氣候掛之不妨然遇寒必  
入匣恐凍損

裝背

畫不脫落不宜數裝背一裝背則一損精神此  
決然無疑者墨迹法帖亦然

辯名畫

人物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飛禽走獸精神

脫真山水林泉清閒幽曠屋廬深遠  
榭約往來山脚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  
有此數端雖不知名定知妙手

### 辯繆畫

人物如尸似塑花果類瓶中所插飛禽走獸但取皮毛山水林泉模糊遮掩屋廬高大不稱橋約強作斷形山脚水面水源無來歷凡此數病雖不知名畫是謬筆

### 名畫印識

熙畫於角有小熙字印趙六年永年則有大年某年筆記蕭照以姓名作石鼓文書是順之書姓名於葉下易元吉書于石間王晉卿家藏則有寶繪堂方寸印米元章有米氏審定真迹等印或用團印中作米芾字如蛟形江南李主所藏則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陳簡齋則有無住道人印記蘇武功家則有許國後裔蘇耆國老等印東坡則用一寸長形印文曰趙郡蘇軾圖籍吳傳朋則曰延州吳說曰吳說私印

名畫靈異

石恪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何尊師作猫則鼠皆遠避宮洞於雲川長興成山寺羅漢壁作猿鶴皆走而復歸吳道子作山水小龍在姑蘇達官家舒之則雲霞生信州懷玉山有畫羅漢郡中每迎請祈雨常有一二身飛還寺中

宋復古

宋復古作瀟湘八景初未嘗先命名後人自以爲洞庭秋月等目之今畫人先命名非士大夫

也

盧楞伽

唐盧楞伽筆世人罕見余於道州見所畫羅漢十六衣紋真如鉄線惟崔白作圈線頗得緒餘至伯時方不及也

畫無筆迹

畫無筆迹非謂其墨淡模糊而無分曉也正如善書者灑筆鋒如錐畫沙印泥耳書之藏鋒在平執筆沉者痛快人能知善書執筆之法則知

名畫無筆迹之說故古人女子

元章善書必能畫善畫必能書書畫其實一事

### 畫家點睛

人物鬼神生動之物全在點睛睛活則有生意  
宣和畫院工或以生漆點睛然非要訣要須先  
圈定目睛填以藤黃夾墨於藤黃中以佐墨濃  
加一點作瞳子然濃參差不齊方成瞳子又不  
可塊然此妙法也

### 摹臨

臨者謂以元本置几上於傍設絹素依其筆而  
作之謬工決不能如此則以絹加畫上摹臨之  
墨稍濃則透汚元本頓失精神若以名畫借人  
摹臨謂是弃也就人借而不從尤非名鑒者也  
米元章就人借名畫輒模本以還而取其元本  
人莫能辯此人定非鑒賞之精也

### 金碧山水

唐小李將軍始作金碧山水其後王晉卿趙大年  
近日趙千里皆為之大抵山水初無金碧承

墨之少厚  
今生色晷畫之狀而略無風韻何取乎  
其者  
病則均耳

畫忌如印

畫忌如印吳道子作衣紋或揮霍如蓴菜條正  
避此病耳由知李伯時孫太古專畫忌如印

無錫秦楷汝範校

洞天清錄

